晉綏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八九八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五百元

通知

國際第六和平醫院，決定於最近搬移房子，停止接收傷病員，希各單位暫勿發傷病員入院，特此通知。

軍區衛生部
七月二十一日

鳴謝啓事

近蒙呂梁民運部工作團以節約小米一千零四十斤十四兩捐救我縣受災羣眾，謹代表我縣受災羣眾登報鳴謝。

清太徐縣政府啓
六月十四日

黨中央電賀北綫大捷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中共中央頃電賀華北和冀察熱遼人民解放軍北綫大捷，原電如下：

聶榮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遠、蕭克、楊德志、羅瑞卿、楊成武、程子華、黃克誠諸同志及華北和冀察熱遼人民解放軍全體同志們：慶祝你們最近在北綫殲敵兩萬餘人、解放縣城八座的偉大勝利。這次戰役，各部互相配合，陷傅匪作義於左支右絀之境，證明我軍的高度機動，是最能制敵死命的。尚望繼續努力，爲殲滅傅匪，解放全華北而戰！

中共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汾陽城關召開盛會 兩萬餘人慶祝解放

（新華社晉中電）汾陽城關羣眾兩萬餘人於七月二十二日集會慶祝解放汾陽和晉中大勝利。是日，各商店懸旗結彩，呂梁劇社和成成中學組織的宣傳隊出現街頭，用民間習慣的小調、快板形式向市民宣傳民主政府的各種政策和解放軍在晉中的大勝利，帶給人們無限的興奮，羣眾齊聲歡呼：「閻錫山老賊還下跑不了啦！」下午，小學生打着鑼鼓，羣眾結隊進入會場，情況空前熱烈。羣眾對於自己首次自由召開如此盛況大會，感慨殊多，一位商人說：「閻錫山在時，我們三三個不敢在一塊說話；解放軍來了，我們卻自由召開大會。」大會上，城防司令部政委侯富山講話，說明目前晉中戰爭節節勝利的形勢，號召大家：「現在是時候了，我們要給犧牲了的父母兄弟姊妹們報仇，打到太原去，活捉閻錫山！」羣眾高聲響應：「消滅閻錫山，算總賬去！」會後，汾陽市民開始捲進支前熱潮，當天晚上，各街組織了五百民工，往前綫運送軍需品和食糧。担架隊亦正在組織中。（芸生）

汾西店頭羣眾 買回耕畜翻麥地

（新華社臨汾電）汾西一區店頭自然村羣眾購買耕畜，積極翻麥地，準備大量種麥。該村係汾西平原上一較大村莊，原有牲畜一百餘頭，解放前在閻匪「兵合」暴政統治下減至四十餘頭，全村生產大大降落。土改中農民分得土地，積極要求恢復牲畜，經代表會討論決定，抽出大批果實糧幫助羣眾購買。給沒牲口又無力購買的貧苦農民，每戶幫補一石五斗細糧；有十家資本不足的，每家幫補一石細糧，另外由本人設法補足。全村共有四十一戶農民，得到農會幫助糧食後，不到一月，即買回三十頭牲口（內有三頭騾子）。全村一百三十五戶人家，已增加到牲口八十一頭，現羣眾正趕翻麥地，準備擴大麥田。（王充）

發動羣眾割青草 準備明年的牛草

——平魯雙碾村幹部代表決定

（新華社綏蒙電）平魯四區雙碾自然村村幹部代表，討論發動羣眾割青草，準備明年的牛草。今年入伏後莊禾受旱，苗桿長的不高，明年牛草將發生困難。該村幹部、代表決定利用夏鋤間隙和夏收後，發動男女勞動力割青草。具體辦法：一、全村三百多人口，有一半男女勞動力，每一勞動力至少要割存六十斤晒乾的青草（每犋牛要割到三四百斤）。二、今年沒牛犋的人割下青草後，可隨時向有牛戶換牛犋扣伏荒，六十斤草換一垧牛犋。三、爲了便於發動和領導羣眾有計劃的割青草，現組成八個生產小組，由幹部、代表、積極分子八人，每人領導一個組。（鐵牛）

被閻匪拉走的學生 中途逃出魔掌

（新華社晉中電）被閻匪強迫與欺騙跟閻匪軍逃走之汾陽中學、銘義中學學生郭嘉定、張士樂、武人灝、楊金梅等九人，於中途逃脫，回到汾陽城。他們控訴閻匪摧殘學生的情形稱：閻匪欺騙他們說：共產黨對待知識分子用「二十四刑」、「三六殺」等，因年幼無知就跟上跑了。出城第一天晚上，正遇下雨，閻匪軍住在房內，叫學生們在街上淋了一夜雨。次日，閻匪往文水、交城逃竄，因解放軍在後面追擊，閻匪就令學生在後頭走，企圖使學生作無謂的犧牲，而閻匪軍官家屬則騎上毛驢走在前面。到清源時，他們感到跑到太原也不頂事，便下決心逃跑回家。晚上，在清源某地碰上解放區一個民兵，將他們引到家裏喝水，給開路條，並向他們解釋解放軍寬大政策與優待知識分子，他們聽了才安心了，感到解放區人情是溫暖的。他們回想到過去在閻匪黨政下，學生們最怕的三件苦事：第一、說話不自由，一提起閻匪在學校的特務組織「同志會」、「領導組」就害怕，二三個人不敢在一起說話，說話聲音低了，就誣說你是「偽裝」，半夜三更就會被扣捕走的。第二、修工事，教員和男女學生每人二十天要挖城壕一公尺五寸長，六公尺深和寬，整整挖了三天，後來被迫停課，一直挖了三四十天，每天要往城牆上搬磚，前後搬了一月多。今年上半年才上了一二個月的課。第三、生活的困苦。閻匪美名給學生發「救濟糧」，每人一月二萬元，幣只能買到幾兩麵，誰也無心念書，都打定主意「活幾天算幾天」。現在他們慶幸自己已逃出黑暗，走上光明大道。（芸生）

臨縣參軍潮

縣上參軍幹部下鄉動員

△臨縣縣級機關參軍同志，下鄉幫助各區進行擴軍工作。此次縣級各機關動員參軍，由於經過了半個月的學習文件、思想檢討、醞釀，並在領導同志帶頭報名的影響下，報名人數達百分之九十。現經縣委會根據工作需要及身體強弱研究，批准宣傳部長劉楓、縣府科長郭榮勝、孫廷銘等三十位同志參軍。七月二十二日召開會議宣佈名單時，許多決定不去的同志，仍要求前去，縣委接受了大家的意見，準備交縣委會再作研究。會上劉攝同志並根據此次參軍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各種動機與思想講了話，號召大家去掉個人打算，提高爲人民服務的思想，如有的同志參軍是爲了離開現任工作，去大地方等，這種個人思想應當克服。留在機關工作的人要安心工作，報了名未去的，將來仍有機會。會後並從參軍的同志中抽出十七位同志分赴各區幫助開展擴軍工作。下去後，首先打通幹部思想，耐心動員應該參軍的同志自動報名，並介紹本人及縣級機關參軍的經過與經驗。（鄭全珠）

共產黨員首先報名

△七區鐘底村共產黨員霍根元自動報名參軍後，又在村中積極發動青年去參軍。他向青年們耐心的進行宣傳：「咱們都是靠上共產黨翻了身，有了土地、房屋，青年人不去打敵人，保護已得到的果實，難道還想受人家的剝削嗎？」在他鼓動下，本村又有趙侯印、高白孩、劉乃柱三人自動報名，全行政村在他們影響下報名的有秦毬丑、李樊虎、李步元、霍粉紅、張富來、張關英、郭樊保、高四兒、高東旺、劉全旺、王來法等十一名。（紅化、全富、文寶、薛明）

△五區窨頭村共產黨員劉超帶頭報名參軍，並在各種會議上積極發動別人。他在代表會上說：「我是共產黨員，這次擴軍，我自願報名前去，還要動員別人也去。」在他發動與影響之下，劉糧元的父親，給他兒子報名，劉成生給他弟弟報名，穆堅耐、劉全全、劉元都踴躍報名參軍。（薛隆祥）

△三區王坪村共產黨員常青全同志，聽了參戰回來的劉潤照同志談了前方很多勝利消息，又見區幹部李永德同志也自動報名參軍，他爲了報名參軍，一上午往村政府跑了兩次，晚上在行政村政府委員會上報了名，他說：「我去年在合作社吃了羣眾的糧食，沒有給羣眾服務好，今天我要參軍，爲羣眾辦一件大事。」同村貧民常樂虎、常四汝也報了名，羣眾正準備慰勞歡送他們。（薛青、高元鎖）

偏關五區 區村幹部會議檢討 克服麻痺思想 加强對敵鬥爭

（偏關訊）五區區、村幹部於七月中旬召開聯席會議，根據縣民兵工作會議精神，討論加強對敵鬥爭。會上，檢討半年對敵鬥爭工作時指出，某行政村由於幹部親自帶頭開展地雷爆炸，隨時注意敵情變化，民兵基幹班、爆炸隊，和村的聯防都有良好組織，所以每次前來竄擾的敵人都受到打擊，保護了羣眾。自去冬以來，該村與另一行政村光池雷炸死傅匪七人、傷十七人。反之，某某兩行政村因民兵、幹部中由於今春我軍一度收復清河縣城，便認爲敵人再也不敢來，普遍產生麻痺思想，放鬆了民兵整訓和地雷爆炸，致使羣眾在傅匪重佔清河不斷向我區竄犯中受到嚴重損失，單其中一個行政村即損失牲畜四十五頭。會議一致決定，今後必須堅決克服麻痺思想，重新整頓各村民兵組織，開展羣眾爆炸運動，加強對敵鬥爭。（維、政）

晉綏邊區行政公署通知

七月二十九日（不另行文）

各專員、縣長、各級工商局長和商店、工廠：

最近各地均落大雨，雨季即將到臨，故各地大小單位的庫房糧站，必須較平日更多的隨時檢查。勤加倒曬、涼晒，否則不僅潮濕霉爛，並有房倒屋漏，招致更大損失的可能。各級領導機關負責人，應隨時檢查督促，庫房糧站直接負責人，更應以身作則，親自辦理此項工作，以免遺誤，招致損失。特此通知，仰即遵行！

代主任 武新宇
財政處長兼工商局長 黎化南

崞縣一區與城區代表會討論

走羣衆路綫動員支前

（本報訊）崞縣一區與城關，於六月十二日召開的第四屆區代表會議上，檢查與討論了支前工作，當崞縣縣委的總結報告說：最近部隊組織了一個較大的戰役，前綫來的命令，要三天內，在一區與城區集中五十付隨軍担架，規定時間爲一個月；並要在五天內向一區羣衆預借麥子二百石及公草、馬料等八萬斤。一區羣衆剛從閻匪三次瘋狂搶糧中喘過氣來，而且時間如此緊迫，在完成這兩緊急任務上，縣區領導及工作幹部中，明顯的表現出兩種不同的思想作風，兩種不同的作法，也造成了兩種不同的結果。一種是在緊急情況下，完全拋棄了土改中所逐漸建立起來的羣衆路綫的作風，不懂得將緊急任務與羣衆利益聯系起來，去提高羣衆思想，使羣衆自覺自願的行動起來，完成緊急支前任務。某些幹部（常常地沒有參加土改的幹部）不自覺的復活了强迫命令的舊作風，不先向代表與羣衆說明爲什麼要組織長期的隨軍担架（因爲這在崞縣還是第一次），隨軍担架到前方去幹些什麼，以及多長時間，如何給參戰的人幫工解決家庭困難等，而只是簡單從事地下了一道命令，有的騎上自行車到各村亂跑催要。更有的爲了完成任務，竟欺哄羣衆說：「三天就回來了！」各村代表在接到通知後，也產生了各種各樣作法，有些村莊就用錢僱，抓紙蛋，個別村莊更發生捆吊等現象。因爲羣衆不了解隨軍担架幹甚，長期到什麼時候，又正忙於夏鋤，加上壞人造謠，結果工作中出了很多亂子。另一種作法是：接到通知後，連夜召開支點代表會議，首先搞通代表思想，然後依靠代表，發動各村羣衆。事實證明：當向羣衆講清楚以後，就較爲順利或極順利地組織起來了。這種新舊作風，在各村代表中也同樣存在着，此次代表會上檢查支前工作時，各村代表正從支前工作中抽出身來，意見紛紛，有的滿肚子牢騷，領導上即用「大家有甚困難都提出來大家解決」的辦法，檢查整個支前工作。

各村代表提出四種困難

各村代表們提出了四種困難：一、過去土改中，在對羣衆的民主教育上，片面的强調了「羣衆要怎辦就怎辦」，因而使農村中民主與領導的關係沒有得到正確解決，形成某種程度的極端民主化傾向，或被少數壞人鑽空子；幹部有時跟上羣衆中一些不正確的意見「溜坡坡」；反過來，幹部埋怨羣衆。這次代表會上，代表們多少都有這種埋怨情緒，也有埋怨民主的，如說：「民主把大家抬得太高了。」「民主得連閻錫山也不想打了，向他起公草，硬不給，說：『把我送到區上去』！」有的把個別現象擴大爲整體的，說：「貧僱農現在不講理，派他做軍鞋，他說：『我還沒吃的哩』！」大家說：「這是第一大困難。」二、過去處理舊有幹部問題上，一區與城區偏差雖不大，但新起代表仍有顧慮，不敢「立起柱」來。同時，代表本身對民主的了解也存偏差，因而在工作上表現束手束脚，畏首畏尾。如說：「現在辦事，對了怎也好說，錯了不得了，就有人說你的緊啦啦（鑽空子的意思）！」有的想辭職，如說：「土地分開了，這代表再當下去就不展了！」「鬧得不好，人家就反映咱壓迫人！」因而「定下的紀律也不敢執行，怕得罪人將來報復。」有的說：「羣衆是掌櫃的，幹部是長工，人家要怎就是怎，咱幹部哪能管。」這是第二大困難。三、代表們對農村中少數所謂「灰人」有很多意見，這種所謂「灰人」，大多數是些有不良嗜好的，好說「油話」，過去分果實的時候，有的定了「赤貧」等級，現在以此壓人。據代表們反映，這樣的人每村都有三五個，其中，有的爲帶有二流子習氣的洋烟鬼，有的則是舊社會的「地痞」（如下猷都村的李祖成，敵僞時代，依靠賣洋烟招待「憲兵隊」爲生，不攤款，不出差）。平川農村情況複雜，對待這樣的人新起的農民代表感到十分辣手。他們說：「這些灰貨，吃清咱的政策，軟不是，硬不是。」說：「往往一件事快鬧成了，他們一個楔子給你楔爛了。」「向他們起擬起草，他也不說不給，反正就是個推。」這是第三個困難。四、農民代表大多數是貧苦出身，家中十分困難，個別的如南陽村老代表主席，家中沒吃喝，這家吃一頓，那家吃一餐，就這樣硬堅持着工作。這是第四個困難。

討論克服困難的辦法

開始鑽了「牛角」

如何克服上述這種種困難（生活問題除外，代表們不願多提此問題），開始時，大家沒有從基本關鍵上去找出原因，求得正確解決，却鑽了一陣「牛角」，竟找到了一條「强迫命令」，甚至「懲辦主義」的出路。這也是很自然的。從打倒地主以後，農村中民主空氣很爲高漲，農民們現在敢於說話，敢於提意見，甚至敢於「抗扭」，這說明是一種新氣象，不足爲怪。與此同時，也確實存在着某些偏差，有時在一定的問題上還表現得較嚴重，我們有些工作幹部在這種現象面前，就覺得不如過去舊的好，很留戀於舊的强迫命令的一套（前次一區與城區區級工作幹部會議上有此現象）。新起的代表，他們出身於「官僚主義」與「懲辦主義」的舊社會，同樣亦有此情況。他們覺得「强迫」與「懲辦」簡單易作，「順口」、「順手」。如觀家莊代表說：「我們動員隨軍担架，一個叫肉肉的，很願意去，他說：『早動員半個月，咱的糧食敵人也搶不走了！』另有一個，是貧農，好說歹說他不去，捆了一繩，他去了。」還有一個貧農，派他牲口去支差，他說沒鞍架，缺乾糧，沒口袋：「不願去，後要送他到區政府，他着急了，來找代表，甚也有了，說：『我和你們逗玩哩！』也就去了！」其他代表也同意，說：「非强迫一下不行，這問題不能講民主！」如下王莊代表，竟公然主張捆打，他說：「往日舊社會，人家一捆打，甚事也辦了；現在不准捆打，甚事辦不成！」因此，有的「要求上面作主，一說就是羣衆處理，可不行！」有的主張：「吃打的打，該罵的罵，能拐哄的拐哄！」有的說：「過去說羣衆是掌櫃！」並要求：「這次討論下條代表是掌櫃的掌櫃」，下去可以有「把握」照條規辦事，縣上寫成單單」，對抗担支前的人們，不少人主張使用「坐禁閉」、「罰軍勤」或是「收回他的土地」等懲辦辦法。

從兩種不同作法的報告中，解決了大家的思想問題。

兩天來，支點小組會上，代表們情緒很是激昂，發牢騷，說苦處，他們的情緒與對問題的看法顯然偏了。第三天，組織了全體代表大會，發動各村彙報這次支前工作，在這個會上出現了兩種村莊兩種作法相對照的報告：

一個是城區上王村的報告：他村平時組織担架，並不向羣衆說明支前的重要，只按年齡（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編了一下。趕到「隨軍担架」的緊急通知來了，也不向大家動員，只按以前編起的担架在年齡上變動了一下（縣上將隨軍担架的年齡改爲二十至卅五歲），抓紙蛋決定誰該去，有些羣衆提出意見，代表們說：「這是上邊要的，又不是我要！這不是上邊的公事？」被決定去參戰的羣衆（共五個人、一付担架）提出家中困難，代表爲應付「公事」，從農會存款中撥人給了二元白洋。由於羣衆思想未搞通，不知「隨軍」到底幹甚了，因家庭困難沒解決，當晚一付担架五個人全部跑了。代表們當即搞倒區上的一個通訊員，將五個逃跑的家屬全部扣起，但任務緊急，担架兩天就要集中，只好僱了四個人，每人各允許了四十元白洋。這樣對付打發走了。最後，上王村代表向大家提出困難，說：「現在村裏羣衆不承認這筆開支，叫我怎麼辦呢？」這個報告，當受到很多代表的批評，如說：「你不給大家說精明，這還行！」或說：「可是這一百六十元白洋怎地向羣衆交待？」有的說：「這僱人頂替，是舊社會的作法！」有的說：「這下鬧成個糊糊了！」會場上吵成一團。

另一個是賈陀村的報告：賈陀村代表上台來開口便說：「我村動員支前倒不爲難！」他村在半個月前已經整理了軍勤，由羣衆自願組織起十五付臨時担架，每天一付，爲過往傷病員準備。這次，接到「隨軍担架」通知後，即重新動員組織，首先召開了代表會仔細研究，覺得「隨軍担架」與臨時担架不一樣，一定要年青力壯的人，時間又是一個月，還得家中能走開的才好，家中有困難，一定要幫助解決，才能安心到前方去。接着開貧農團與全體農民大會進行動員，代表們說：「眼看快要收麥子了，沒有部隊保護住，閻錫山一定要來搶麥子呀！再說，一天不消滅閻錫山，咱們一天不能過好光景，現在，隊伍在前面打仗，咱們要好好支援前綫，幫助打勝仗，消滅閻錫山！」並說明了「隨軍」的性質和日期，家中有困難，負責解決等。羣衆聽了，就略吵起來，有的說：「這就好了吧！」「這回，敵人一直到了上大林（離賈陀五里地），好不怕人！」「趕快把老狗入的閻錫山消滅了就好！」大家說：「應該去前綫幫助咱隊伍！」就討論怎樣組織，爲了不誤夏鋤，決定叉子或另外三人勞動力有富餘的先走，當即組織起五付，每付五人，五人中選一人負責，當小組長。徵求本人意見時，也都滿意，沒有一個推死的。其中有一個中農，叫康富恒，家中只有一個婆姨，他走後，代表就負責按軍勤派人代鋤，而且保證與自己的地一樣鋤好，他就放放心心走了。當時通知上說一付，後又來通知要兩付，第二付也很快組織起來了。賈陀代表報告的時候，會場上不時引起了各種反響，有的說：「這才對了！」或說：「實際解決困難，衆人還是願意去的！」有的說：「强迫不成話，把事實說精明了！」有的說：「强迫到底是心裏不舒服，到前方去，也不會好好給大家幹的！」有的說：「總究不頂事，主要還是思想搞通！」大家都說：「咱們把平分土地時發動羣衆的經驗丟掉了！」接着北賈村、陽房村的報告，都說明先動員大家搞通思想以後，支援前綫工作，很順利地完成了。大會上，四個頭村在一區是個最貧苦的村莊，其它村代表的※佩。這次臨到咱部隊打忻州，預借公糧，羣衆說：「我們自己沒吃的，咱們就是餓着肚子，也要借糧給部隊。」羣衆寶石當寶石，賣了錢，換了糧，預借麥子的這樣完成，咱村不能默不蓋蓋，咱村不能默不發言，想才逐漸轉過來，說：「辦甚事都要和羣衆走在一條路綫上！」

最後領導上根據大家意見，作了總結，表揚了賈陀、北賈等村，並予上王村適當批評，特別解釋了兩種不同的作法，代表們聽了說：「這才精明甚是民主路綫了！」在以後的小組會議上，代表們提出並解決了這些問題：

1、回去照賈陀的路綫好好工作，代表一面要聽羣衆的話，一面要領導羣衆；一面民主，一面幹部還要主事，不要跟少數羣衆中不正確意見溜上坡坡走。簡要大大提倡民主，過去不是「民主」錯了，而是還沒有好好「使喚」民主。

2、特別强調代表先要「立起柱柱」來，只要一不自私，二不貪污，三爲羣衆，甚也不要怕！對少數落後的代表要「扶助」起來。（會議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撤換，一種是批評說服，最後通過批評說服後「糾」回來。）大家說：「只要代表先扭成一股繩，甚事也好辦！」回去爲首把各代表先團結起來，甚事情領導的爲首要緊。

3、對少數「灰人」主要是改造，適當的處罰是必要的，但主要是發動羣衆，讓他們自己定紀律，爲了「打一驚百」，用羣衆大家的力量改造他們。

4、對區級領導的意見，代表們說：「區上要拆台，工作沒法辦！」如北賈村提出：「他村原已組織好一付担架，年齡條件都是適合的，到了區上，說三個過了年齡，退回來了，又動員去了一次。區上一寸寬一道命令，村上就給拍翻了，其中一個說他老婆生娃娃，又給回來了，又動員個亂了！」其它如臨時變動年齡等，都是不能照顧下實際情形的。

5、對地富的看法，大部份代表均極麻痺，多說：「地富再也不敢了！」後略吵這問題，下猷村代表說：「敵人來時，地富們又活動起來了，都得注意！」上次敵人來時，爲武村地主竟想收回分給貧僱農的房子，並活動維持敵人，大家說：回去得小心提防。

6、回去好好檢查担架，並重新動員組織，搞通思想，作到不出小差；他們的家庭困難，首先是夏鋤，一定要按軍勤發動「正經人」代工，不然，苗苗勞邊發圈圈，誰也是不願意的，如發現代工不負責，要受一定處分。

7、最後，代表們家庭生產困難，一方面他們不願多提，一方面目前尙無妥善解決辦法（他們都不願要羣衆幫工），故未得到最後解決。

偏關韓家畔

糜穀開鋤第三遍

（偏關訊）一區韓家畔村，三十戶人家，共種秋田八百五十五垧，在全村男女一齊動員下，糜穀全部鋤過二遍，現開始鋤第三遍。軍屬李全種了四十垧地，老婆和一個十多歲的娃娃都上地鋤草，穀子已鋤完二週，羣衆幫了他三個人工，最近已開始鋤三遍。賈四三十垧地，在他老婆幫助下，穀子已全鋤完三遍。（有旭）

在熱烈興奮情緒中 美第三黨大會揭幕

大會演講人抨擊當局反動政策 新黨的永久名稱定為「進步黨」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各方報導：美第三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三日於熱烈興奮情緒中在費城揭幕。大會到有美國各州代表三千名，連同各界來賓在內，參加大會開幕會議者，共達萬人以上。大會係於不久前共和與民主兩黨舉行大會之同一會場中舉行。儘管反動報界及廣播曾抄襲希特勒故技，發動「赤色妖魔」運動以誣衊新黨，但會場中的熱烈情形，則與上兩次民主共和兩黨的大會，迥然不同。代表席中，座無虛位。大會第一日為聽取新黨運動各主要負責人的演說，他們的演說不時為會場中熱烈的掌聲所打斷。華萊士競選全國委員會主席及前明尼蘇達州州長賓生在其演說中宣稱：新黨將阻止業已變成富豪奴僕的兩黨統治，並將政府交還給人民。華萊士競選運動主任鮑爾溫於其演說中描述新黨運動的成功。鮑氏稱：美國所有各州中均已有屬於新黨的各種組織。新黨至少在四十四州內可以進行競選。鮑氏最後建議新黨定名為進步黨。大會繼即聽取中心發言人、著名黑人領袖郝瓦德的演說。郝氏在其猛烈抨擊美國反動派現行對外政策的演說中稱：美國外交政策乃是銀行團外交家與銀行團軍國主義者的產兒。美國大砲目前至少正在世界上三個地方，屠殺無辜平民。郝氏強調新黨將為和平與美蘇友誼而鬥爭，並斥責美國藉口蘇聯的威脅以建立龐大的軍備計劃；斥責杜魯門政府在美蘇換文及斯大林答覆華萊士信件以後，兩度「砰然關上和平計劃之門」，而現在則正在柏林問題上，「自食其所種下的苦果」。郝氏繼指出：兩黨在對內政策上絞殺了公民權利與物價管制，並製定了反動的塔夫脫——哈特萊勞工法。郝氏主張廢除徵兵法與塔夫脫——哈特萊勞工法，並規定工人每小時的最低工資為美金一元。郝氏演說獲得了代表們的熱烈喝彩。繼郝氏演說者，尚有新黨其他領袖十一人。演說者均異口同聲地攻擊共和與民主兩黨。當天大會最後正式通過新黨的永久名稱為「進步黨」。

美第三黨政綱委員會 聽取各方對黨綱意見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各方報導：美第三黨政綱委員會二十二日於第三黨大會開幕之前，在費城主持盛大的會議，以聽取各方對該黨黨綱的意見。會上美國二十餘個全國性團體的代表，紛紛發言尖銳抨擊美國的外交政策，並要求將他們的建議，列入新黨的黨綱中。「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代表羅素爾女士在發言中，要求立即停止在經濟上、軍事上援助蔣介石的獨裁政權。她說：美國以美元及軍火援助一個反動的壓迫人民的政權，不能帶來穩定與復興，只能引起中國人民對美國的憤恨。「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協會」代表要求結束重建德日軍事潛在力的政策，抨擊美國的對德政策為破壞波茨坦協定與危及世界和平。美籍斯拉夫人大會代表皮林斯基在其發言中亦力主美國停止重新武裝德國作為反蘇武器的危險把戲。

另據塔斯社廿三日報導：由若干支持華萊士第三黨的獨立企業家所主持的獨立企業家（按即中小企業家，以別於獨佔企業家）會議，亦通過決議，譴責美國目前的兩黨外交政策威脅世界和平與獨立企業。這一到有廿州獨立企業家三百人的會議，在其決議中宣稱：政府為獨佔資本利益而擴大的戰爭經濟，剝奪了獨立企業家所感需的供應品和貸款，同時降低了顧主的購買力。會議向第三黨政綱委員會提出議案多件，包括主要工業國有化、反通貨膨脹、減輕小企業稅收、政府設法保證獨立企業能以公平價格獲取足夠原料、廢除卡特爾等。企業家魯希在會上以他十二年來和蘇聯做生意的經驗，說明和蘇聯作交易，不僅完全可能，而且一貫令人滿意。會議正式成立了支持華萊士的企業家全國組織。華萊士亦在會上發表了演說。

成都小學教員奮鬥半月 反飢餓鬥爭初步勝利

各校學生舉行同情示威及罷課

（新華社華北二十五日電）據蔣區報刊披露：成都市市立小學教師反飢餓鬥爭堅持半月後，至六月中旬已獲得初步勝利。據六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觀察」週刊及同月廿日天津新星報等報導此次鬥爭經過稱：蓉市市立小學教師，自本年春季始業以來，月薪僅九十萬元（蔣幣，下同），及配給食米四市斗。至五月間配米被削減為一市斗。從六月二日起至六日五天內，小學教師們派出代表請願九次，但所提出從四月份起增加薪水、配米各一倍及按月發給的合理要求，均為蔣記市府概不理，自六月七日起，數百小學教師（津新星報載為七百餘，大公報載為四百餘人）迫於生活之實在無法維持，乃集體前往市府請願，市府仍置之不理。教師們不顧風雨，堅持請願鬥爭，一連露宿數夜。在小學教師的堅持與廣大社會人士同情的壓力下，蔣記市府於六月中旬被迫答應恢復每月配米四斗，並將配米改為發款自購「赤貧平價米」，至加薪一項要求，蔣記市府尚在敷衍中。

小學教師們的反飢餓鬥爭，獲得廣泛的同情與支持。成都省立師範、女師及幼稚師範千餘學生為支持他們的反飢餓要求而於六月八日舉行同情示威遊行及罷課。在他們露宿請願期間，小學生們經常成羣結隊的攜帶飯菜、鍋魁（大餅）來慰問他們的老師。各大、中、小學學生為他們展開募捐，至六月中旬已募得十多億元（據六月二十六日上海觀察週刊數字）及不少食物。

消息報評馬來亞局勢

馬來亞人民的獨立鬥爭，是民主國家爭取和平和國際安全的一部份。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塔斯社莫斯科十七日訊：消息報評論馬來亞的局勢稱：廣大人民運動正在馬來亞發展中，而英國報界所散佈的關於「外國共產黨分子」的神話，只是用以轉移人民對於殖民政權剝削的注意。人民起義的原因，應在英國殖民政策中去尋找，這種政策已將馬來亞居民壓榨到痛苦不堪，沒有法律保障以及在樹膠園和錫礦中作奴隸勞動的地步。日軍佔領期間英國曾滿不在乎地答應給馬來亞人民以自治；但無數次的諾言至今只是紙上空談。更甚於此的是：英國的資本家在面臨着美國競爭的情況下，正更進一步抑減已經如此悲慘的馬來亞工人的工資，藉此犧牲馬來亞勞苦人民的利益，以彌補其利潤的損失。英國當局的行動，已再一次使殖民地人民深信：窮困與無權利的情況，若不經過為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是不能消除的。這種鬥爭正是民主國家爭取和平及國際安全運動的一部份，而資本主義壟斷巨頭的無限貪慾，正在威脅着和平及國際安全。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塔斯社倫敦九日訊：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用最強烈的言詞痛斥英駐東南亞高級專員麥克唐納，他在廣播中對馬來亞解放運動的參加者施行威嚇。「工人日報」指出，麥克唐納及其所代表的帝國主義者，正在稱他們的政敵——所有批評獨裁及殖民地政權的人，所有在工會中組織自己並敢於為爭取較高工資而罷工的人——為「恐怖主義者」，馬來亞人民正在為爭取民主及工會權利以及適當的生活水準而鬥爭。把馬來亞變成警察國家，並實施恐怖統治的，正是馬來亞的樹膠園主。

托格里亞蒂 體力正顯著恢復中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塔斯社報導：意共機關報團結報報導，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之健康續有進步。經最近一次透視檢查，證明傷口之復原情形使人滿意。七月二十四日，托氏體溫已首次回復到三十七度。夜間睡眠良好，體力正顯著恢復中。

活捉康澤詳細經過

（新華社襄陽前綫二十八日電）前綫記者報導活捉康澤的詳細經過。十六日上午五點鐘，襄陽城的巷戰發展到城東康匪司令部的核心堡壘。當解放軍的砲彈摧毀了一個碉堡，戰士們突入圍牆，在院子裏打了十幾分鐘，敵人就繳了械。於是，全軍開始搜捕特務頭子康澤。

在中間大碉堡的第一層，戰士們捉住了一個大胖子。問他是不是康澤？他回答說：康司令剛跑不久，我是副司令郭勳祺。

時間已是下午，康澤還沒找到，大家都很着急。某團團長命令副教導員安秉仁帶幾個通訊員，由被俘的康澤的少將隨從傅起戎作嚮導再去搜索。傅起戎領着他們在康匪司令部門口的下面，找到一條地道，陰濕而狹窄，什麼也看不見；悶熱和血腥臭味，使人發嘔。屍體橫一個豎一個的躺着，他們打着電筒一步一步摸索前進。順着地道向右側一拐，死屍還是堆的滿滿的，他們越走越奇怪，「這地方並沒有激烈的戰鬥，為什麼有這麼多死屍呢？」

再向前走有一個石梯，爬上石梯，摸着又往下走到一個很深的大坑裏，大家彎着腰繼續前進。洞裏窒息得他們都透不過氣來。這時他們忽然看見一洞。洞口上塞着一個死屍，膿漿和血水還在一滴一滴地流着，他們把屍體拖開，看見裏面有五具死屍。猛的有一具屍體爬了起來，大家都嚇了一跳。康澤的那個隨從，却轉身就往外跑。通訊員一把抓住他，他嚅嚅的說：「我不敢見他，他就是康澤」。安秉仁用電筒一照，那傢伙又猛地倒下去，一動也不動了。安秉仁問：「快說，你是不是康澤？」等了許久，他才發出微弱的聲音：「我是一個軍官，把我弄出去再說吧！」通訊員把他拖出來，剛出地道，俘虜中就有人在說：「司令捉住了。」這傢伙一聽，又猛的跌下，死也不起來了。戰士們圍攏來，有的說：「你這個大特務頭子，你殺死了多少老百姓，要你償血債。」有的說：「你放毒氣，毒死的人你要償命。」大家在黃昏中看了看這個大特務的樣子，滿臉滿頭滿手滿腳都用污泥抹過了，還抹了些死人的血，草綠色的美國軍衣，被血和污泥染得已不像樣子，躺在地下活像一條死豬；大家怎樣拖他，他始終不動。大家氣極了，有一個戰士說：「不要裝死，再不起來老子就揍你！」裝死的康澤聽說要揍，乖乖的爬了起來。戰士們把他押到前綫司令部，給他換了衣服，洗了臉，大家才看清楚他那高額頭，粗眉毛，方臉大嘴那副醜樣。他臉部被彈片擦破了一點皮，本來傷得並不厲害，但他第一句話就問：「貴部有醫生沒有？我的膀子該不會殘廢吧？」

印度報紙報導 馬來亞人民起義情形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塔斯社德里九日訊：印度報紙刊載馬來亞人民起義的詳情。起義者的核心，是由昔日為爭取馬來亞自由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馬來亞人民軍游擊隊所組成。印度斯坦時報寫道，起義的原因包括：行政當局的腐化，消費品的奇缺、對戰爭時期參加抗日運動的工人之迫害等等。一九四八年二月所施行的「政府改革」，又恢復了封建王公的權利，這種改革為華籍及馬來籍商人所反對，這種反對得到民主政黨及民主團體的支持。工資低微（特別是在工業中心）而生活費用高漲，使馬來亞的政治情勢更為惡化。新加坡工會聯合會在馬來亞的政治影響已日益增大。儘管警察加以禁止，羣衆示威仍於五月一日在新加坡舉行，而人民起義則在五月中旬開始。「政治家」一報於七月八日報導稱：馬來亞當局正在兇殘地鎮壓人民起義。巴基斯坦時報載稱，英海軍及空軍也在對反抗者作戰。過去三星期內，已有二十餘人被捕。

東北成立軍需生產部

統一領導軍需生產

（新華社東北二十四日電）東北解放軍軍區司令部為適應戰爭形勢的發展，特於五月間成立軍需生產部，統一領導全軍軍需生產，負責供應東北部隊軍需。過去各部隊、機關所設之軍需生產單位則一律取消。該部於六月中旬會召開局長、廠長聯席會議，討論改進生產組織、工廠管理及工資等問題。會議檢討了過去大部工廠按供給制待遇的人員過多；有的工廠非生產人員竟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因此成本比私營工廠高。某些工廠管理完全軍事化，上班做工，下班開會，對工人的管理上限制過嚴。在生產上，由於分散經營，出品式樣和質量不統一，經營無計劃，造成驚人的浪費。經各局長、廠長與技工的精密研究，確定了各種生產標準。如衣服、鞋、帽等都按結實、適用、節約的原則劃定統一的式樣標準與質量標準。按照新的服裝標準，每套棉衣即可節省布二．三方尺。鞋的質量提高後，每人每年亦可節省一雙鞋。中共東北局李富春同志在會上號召勤工作人員要時刻注意節省人民資財，同時要有高度完成任務、服從紀律的精神。他特別指出過去不僅因生產分散及計劃不精、管理不良有很大浪費，而且由於倉庫管理、運輸組織不好也有很大浪費。今後必須加強業務，提高業務，為消滅生產中、保管中及運輸中的浪費現象而鬥爭！工廠普遍開始走向企業化。原按供給制待遇的人員一律經過評定改為工薪制，非生產人員大量精簡，如第三被服廠非生產人員已減到百分之六。在管理方法上，糾正了過去軍事管理，命令包辦，貫徹懲罰的不民主現象。過去沒有工會的單位已普遍成立工會，並選派優秀職工到工會幹部訓練班學習。

簡訊

（新華社中原二十七日電）江漢解放區文教工作日漸展開。江漢行政公署主辦的「江漢公學」第一期三百餘人已畢業，第二期正開始招生。

鼓詞

解放晉中大平川

張立

一　護麥收，晉中平川解放　大常鎮，趙逆承綬落網

五月裏來麥子黃，晉中平川收割忙，今年麥子收成好，乾忙只怕吃不上。「自白轉生」鬧的慌，血口噴人不安然，常年晉中好地方，如今血淚來洗臉。

（白）閻錫山在晉中平川鬧「自白轉生」，逼着老百姓自白與共產黨解放軍的關係，用血口噴人，平白無故給人戴上個紅帽子亂捉打死，殺人無數，光平介一個小地方，就殺人七百三十餘。今年五月晉中平川麥子熟的時候，各地的勾子軍出四鄉搶麥，晉中平川的群衆飢寒交迫，每天披着血布衫子過日子。

閻錫山殺人不眨眼，自白轉生灰拾爾，又出四鄉把麥搶，群衆天天淚汪汪。漢奸惡霸閻錫山，你把壞事都做遍。閻錫山統治山西卅多年，罪惡事實說不完，按下閻錫山且不表，表一表人民解放軍。

（白）華北人民解放軍與晉綏人民解放軍解放臨汾，八稍加整頓之後，關馬開進晉中平川，保衛群衆麥收，解放晉中，各地方兵團、民兵、群衆亦積極配合主力消滅敵人。

靈石勾子軍聽見大軍到，夾上尾巴就是個跑，平介與勾子軍打兩戰，消滅了敵人整一個。解放軍下命攻祁縣，三十七師完了蛋。正副師長參謀長，全部官兵繳了槍。解放祁縣不要緊，第二天跑了清源的勾子軍。

第三天徐溝縣，第四天平遙縣，還有汾陽介休好幾縣，一下跑了個不見面。這一個跑那個竄，閻錫山的軍隊都一般，一跑跑到文水城，大隊人馬不敢站一站。勾子軍個個嚇破膽，到處跑成一蹋糊，勾子軍跑的快，解放軍追的快，你不能變成王八鑽進泥，你總不能插翅飛上天。清源西南打一戰，俘虜敵人整八千，三個軍部完了蛋，三個師殘兵敗將消滅乾。大常鎮小常村，一下消滅勾子兩個軍，四個師部被殲滅，一個總隊消滅盡。

將官的和士兵一模樣。王靖國趙承綬，他是閻錫山的兩隻手，如今砍去一隻手，心裏乾痛沒辦法。解放軍前方打的快，後方群衆說的歡，若是諸位記不住，搬開咱們的手指頭，閻錫山共有五個軍，五個軍部被咱消滅盡，閻錫山有十五個師，十二個師消滅盡，剩下三師兵不多，大同太原兩離分。閻錫山共有三個總隊，兩個總隊完了蛋。閻錫山統治山西卅多年，如今滅亡在眼前。土皇帝閻錫山，如今你才血債子痛。你把山西人害得太可憐，群衆要和你把賬算。惡霸漢奸閻錫山，現在解放大軍攻太原。看你在那裏鑽，看你再往那裏鑽。

這次定要活捉閻錫山。閻錫山聽見打太原，大小官員慌成一圪且，慌忙派了楊愛源，去到南京把兵搬。天下的烏鴉都一般，蔣介石的軍隊也扯稀淡，大水冲了龍王廟，各人也顧不了各人的命一條。

在山東，在河南，損兵折將十幾萬，長春瀋陽不能保，北平天津也危險，蔣閻手忙腳亂且不表，表一表老區群衆情緒高。

（白）話說解放軍包圍了太原，太原市內可以聽到砲聲，太原市內群衆聽到砲聲，高興的互傳消息，閻錫山土皇帝卻怕成一個圪且，連忙去到南京搬兵，蔣介石也害的是一樣的病，各人顧不了各人，那還能顧了閻錫山呢？這些事情咱們暫且不提，且說解放晉中平川活捉趙承綬的消息傳到後方，後方群衆非常高興，將這個消息到處宣傳，眼看看打到太原去，活捉閻錫山的日子來到了。

一傳十，百傳千，勝利的消息到處傳，咱們包圍了太原，定要活捉閻錫山。老漢聽了哈哈笑，變工鋤草情緒高，多鋤兩遍莊禾好，前方後方能吃飽。工人聽見情緒高，加緊製造子彈和槍砲，多造武器送前方，前方才能打勝仗，多造農具搞生產，生產搞好也是爲前綫。婦女們織布又紡綫，前方後方有衣穿，婦女軍鞋做的好，追起勾子軍一溜烟。少先隊聽見打太原，放哨查戶細檢點，教傷兵送子彈，壯年報名去參戰。幹部帶頭去參軍，接着報名的一大羣，前方打仗爲衆人，後方優軍要認眞。軍屬莊禾不誤耕好，前方戰士情緒高，後方工作要提高，二人的工作一人搞。大家都爲打太原，一切都要爲前綫，三十七年血債一筆算，齊心努力活捉閻錫山。

二　解放軍包圍太原　閻錫山手忙脚亂

黃河滾滾向東南，閻錫山的罪惡說不完，三十七年血債一筆算，仇報仇來寃報寃。

（白）話說解放大軍開向晉中平川，勾子軍嚇的膽顫心寒，亂成一團，我解放軍要攻那搭，就能攻下那搭，要消滅他，他也不敢還手招架。眞是兵敗如山倒，一月的功夫解放了太原以外的整個晉中平川，活捉了閻錫山手下大將趙承綬、沈瑞。消滅他一個總部五個軍部，九個師，如今解放軍又很快的包圍了太原市，太原市可以聽到解放軍的砲聲，這眞是：

砲聲隆隆響連天，有的愁來有的卻喜歡，太原市群衆聽見砲，不由心中喜眉梢。張三哥告給李四哥，接着老趙已知道，你說說他笑笑，知道的消息互相告：鷄叫三遍東方亮，土皇帝的江山不久長，太陽出來圓又圓，閻錫山垮台在眼前。狗急跳牆太高，閻錫山你往那裏跑，砲聲隆隆打太原，

四個行政村的紡織運動是怎樣發展起來的（續完）

力群

（七）兩個最值得表揚的婦女

這里應該提出兩個最突出的紡婦加以表揚：

茹岳村貧農丁潤匯的老婆，是山西長子縣人，她今年二十七歲了，是丁潤匯於四年前花六十元白洋從太原把她買回來的。說起她的紡綫來，她自己說：『自小在娘懷裏抱上就紡綫的』可是來了茹岳後，四年來還沒有看見過個紡車呢。全家人都不知道她會紡綫。這次紡織運動中，她說她會紡綫並要求丁潤匯給她從農會領架紡車，然而她男人不信任她，怕他糟蹋了棉花。但到後來看別人家的女人都領了紡車，因此也想試一試他自己的老婆，所以也就在農會給領了一輛紡車。結果她紡的頂好頂快，成爲全茹岳村第一。她男人說：『目今春三月起她除了在家裏推磨做飯，在地裏換上苗做棉花外，天陰下雨刁打的，還紡了三斤半棉花。這就弄得換了兩丈多布二斤來花，這就弄得換了自己的夏衣了。』她一天可以紡四兩，全茹岳村的婦女都稱讚她的，而她是如此的忙，可是她自己並抽空教會了虎子家女人紡綫，她自己並願把自己的車子借給她學。現在丁潤匯說起他的老婆時，滿臉笑容，心裏是感到十分的滿意的。因爲他老婆在坑上地裏都是個能手。

另一個要說的是大芳村下中農龐才的老婆，她是河北人，這個女人又會紡又會織，在紡織浪潮剛開始時，她男人就給她做了一架平機，因爲他男人已經賞識了她老婆的本領，並大大的了解了紡織對於家庭的利益。這個女人自今年春初到現在一共紡了十一斤棉花（每天可以紡六兩多綫），織了三十來丈布。其中給茹岳劉醫生家織了四丈，給本村龐恆生家織了五丈，給龐恆生家紡了一斤八兩綫，現在全家都穿上她織的布了。現在她的家庭裏，七十歲的婆婆代替了她做飯的工作，丈夫從田裏回來給她圈綫，她在織布機上緊張的工作，眞是一個快樂的家庭。

自從龐才家織布以來，她們的家裏就像會場似的，經常有婦女們來參觀，因爲很多婦女從來沒見過布是怎樣織出來的，看了龐才家的織布，自然也就要學了。所以她們在無形中形成大芳村婦女的學習織布的中心。正因爲有這樣的女人想學了織布了。前些日所才家小媳婦又發明了一種方式。武德世家才家婦人紡下的二兩綫工請他織布，顧意給她家搗三天穀（即間苗）。於是這個小小的變工就把兩家人的當前困難問題給解決了。現在一提起紡織來，大芳村誰不知道有個龐才家老婆呢，她一家給予紡織運動的影響和推動眞是起了不小作用呢。

從以上兩個事實說明：婦女積極的參加紡織不但解決了家庭的經濟困難，而且也使婦女在家庭和社會上的地位大大的提高了。

（八）幾個插曲

大芳村張修寶的女兒，她丈夫王世傑是幹部，現在陝甘寧邊區工作，因爲他老婆一直住在娘家，依靠岳丈張修寶生活於心不安，曾於去年一連三道信給他老婆，要他老婆學紡織自己養活自己。可是她一直沒有學會。因爲她沒有地方去買紡車，即使買到也沒有人教他學，很多困難，無法解決。一直到這次紡織運動興起，她一年來的這個最大困難問題才算得到了解決，她眞是高興極了。她向農會領到了一架紡車，和她娘三個月來，一共紡了三斤一兩紗；又十一兩綫，一部分換了二十二兩棉花，另一部分向裕民工廠換了一個花布。從前用鞋捻綫一天頂多捻五錢，現在一天能紡二兩頭等紗。

在這一運動中鐵匠張全良做了北部、茹岳、大芳三個行政村的錠子和車把，連農會和私人零星的就賺了二百七十五萬本幣之多（約合小米一石二斗），張全良說：『要不是這點買賣吧！三個人就換不了夏衣。』他並且說：『這是這幾年來頂好的一檔生意了。』（他打一個錠子一副車把討價二萬本幣）

在這一運動中木匠所賺的錢也是可觀的，單班政鋪行政村木匠趙存仁一家做了四十輛紡車就賺了農幣二百萬元。這都是多少年來沒有的好生意。

（九）小小的統計和總結

據初步統計北部、茹岳、大芳、班政鋪等四個行政村，在這次紡織運動中共發展了二百二十一輛紡車。計北部行政村（包括北部、四岔窰、南部三個自然村）共發展了二十五輛（這二十五輛都是由農會發出去的），茹岳行政村共發展了四十二輛（其中由農會發出去的二十輛，其餘二十二輛大都是中農們私人做的），大芳行政村（包括大芳、邵家寨二個自然村），共發展了七十三輛（其中由農會發出去的共三十五輛，其餘三十八輛大都是中農們私人做的），班政鋪行政村（包括班鋪、下班鋪、河頭三個自然村）共發展了八十一輛（其中由農會發出去的五十五輛，其餘二十六輛大都是中農們私人做的）。

以上四個行政村在這次紡織運動中共發展了五架織布機（都是平機），計北部行政村二架，大芳行政村二架，班政鋪行政村一架，其中只有大芳村一架是私人做的，其餘都是各村農會做的。而且以後的有活動起來。

從以上的統計可以看出這個紡織運動在各村間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這和代表們的領導推動分不開。就全盤來說，雖然有些村的婦女代表起了些作用，但一般的是非常不夠的。這個缺點，實由於在土改中工作團同志沒有把婦女代表很好的發動起來，因而所選的婦女代表沒有起她應有的領導作用。實在以上的材料中是看的非常明白的。

由於時間短促和領導能力的薄弱，因而產生了另一個嚴重缺點，這就是很多村的紡婦還沒有組織起來，僅大芳自然村以五人爲一組，自願組合並選了組長，由組長負責到農會去領棉花，前後共發出四十斤。但別的村子這是無組織狀態，並爲了使這一紡織運動更大[illegible]，使群衆獲得更大利益，確實做到自紡自織，加強領導組織起來互相幫助開展變工是極爲重要的。

支援前線小調

2/4

5.5 65 | 61 5 | 6.1 56 |

（一）解放軍 爲咱 流了 血 保 衛 咱們

432 | 2.356 | 231 | 765 |

麥收割 麥 子打下 幾顆川 呀兒喲

55 23 | 56 12 | 76 5 ||

咱在 家裏 享 幸 福

（二）嚼起一碗切圪塔，想起軍隊把仗打，解放群衆爲了咱，呀兒喲，流血犧牲爲了咱。

（三）同志們前方受了傷，受疼受痛受犧牲，咱們大家齊幫忙，呀兒喲，趕緊抬的送後方。

（四）支援前綫要加強，連夜起身上前方，老婆趕快做乾糧，呀兒喲，軍民合作打頑軍。

（五）担架修的平又穩，身底舖上好幾層，上面搭上涼棚棚，呀兒喲，睡在裏面不晒人。

（六）快快走來快快行，連夜趕路抬傷兵，他是咱的大恩人，呀兒喲，抬上担架要小心。

（呂梁劇訊通訊小組）